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

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

對越甲藁

奏劄

戊辰四月上殿奏劄一

時爲太學博士
通謝使許舍人

奕以是
日出門

臣竊惟權臣用事妄開兵端南北生靈均被其
毒陛下爲之肝食焦勞者二年于茲矣天啓
睿謀迄殄元惡尋盟繼好休息有期豈非天下
之福哉而臣區區愚慮竊謂爲國者當示人以
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

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於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之言雖償軍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爲和也易有以啓其媢則爲和也難况戎狄豺狼變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乎側聞日者小行人之遣也虜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虜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至於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承命唯謹曾亡留難竊揆謀國之意不過以樂天保民爲心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思虜

人得以闕吾之情而滋漫我之意乎雖然此既
徃之咎矣所以圖制方來者猶可謹之初也蓋
古者敵國通和有養其事力以待可爲之機者
越之事吳是也有聽命於敵以圖苟安之計者
六國之事秦是也今日尋盟於虜臣不知姑欲
養其事力而待可爲之機乎抑將聽命於敵而
圖苟安之計乎內踐之行成於吳也蓋忍恥以
忘仇讎之復而非倚和以自固也是以三十年
間蚤朝晏罷卧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耻
故雖詘辱一時迄能伸其志於異日若夫六國

則不然其求和於秦也蓋委國以爲仇讎之役
而非用權以斬濟也故朝割地以賂秦則莫棄
謀臣之言夕遣質以入秦則且絕隣國之援撤
防弛備冀秦之矜已而不加兵奚異委肉虎狼
而幸其弗食也夫是以六國之地卒歸於秦豈
秦之力能亡六國哉六國實自亡耳今日而知
是則當以越之事爲法而以六國之事爲戒可
也抑臣聞之善謀國者不觀敵情之動靜而觀
吾政之修否 元祐初用司馬光爲相盡更王
安石敝法契丹聞之以勿生事戒其邊吏今日

號爲更化矣而虜之桀驁亡異前日母亦我之
所爲尚有可思者乎故臣妄論今日之事必吾
無以取輕於敵而後和可成必有以深服其心
而後和可固臣觀昨者竄殛柄臣之始不惟四
方萬里咸服英斷而敵國亦竦然易視矣誠使
剛健不息之誠愈篤於初振厲有爲之志益加
於舊則國勢日強虜自退聽柰何朝綱方整而
紛紊之漸已萌政事方修而懈弛之形已露正
人雖進志未獲伸言路雖開忠罕見用我之更
化者僅如此其能使敵情之畏服哉况夫彼之

待我者方驕我之恃我者太重一箇行李曾未
越境而動色相慶若無事然臣恐盟好旣成志
氣愈情宴安鳩毒之禍作浮淫冗蠹之事興彼
方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加
之數年聲勢浸盛然後發難從之請挑必爭之
端而吾徬徨四顧將無以應之此長慮遠識之
士所爲寒心者也臣願陛下以通和講好爲
權宜以修德行政爲實務君臣之間朝夕儆戒
于敵情之難保禍至之無日蒐討軍實申飭邊
防凜然若敵師之將至如是而國勢不張外虞

不弭者未之有也臣一介賤微乍對 清光輒
竭髦髦之思惟 陛下財擇

二

伏觀 慶元以來柄臣顯制立爲名字以沮天
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
祿靡然從之者有年矣吁是豈非蠹壞人心之
大原乎是豈非更新聖化之首務乎臣嘗敬觀
國史竊見 祖宗盛時以寬闊博大養士氣以
廣耻節禮淑人心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天子曰
可大臣曰否宰相曰是臺諫曰非而不以爲嫌

布衣陳時政草茅議廊廟而不以爲僭蓋惟恐
人之不盡忠而未嘗惡其立異也士之自修於
鄉黨者見尊於朝廷自勵於州縣者見褒於
君上過人之節不以爲矯異俗之行不以爲狂
蓋惟恐人之不鄉善而未嘗疑其近名也夫是
以忠讜之氣伸而佞諛者不見容廉節之俗成
而貪鄙者知自愧其所以扶持國脉於久安長
治之地者其源蓋出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
相繼用事樂趨和同已之論用險膚亡行之人
士有不爲利疚不爲勢怵者則目之以好異目

之以好名摧折沮挫不遺餘力波流橫潰至于
崇宣遺親後君之習成伏節死義之風泯其禍
可勝道哉中興以還深監前轍培養作成風俗
一變不幸十數年間復壞於柄臣之手蓋其竊
弄威權之始一時諸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爲清
議所不貸也保固庸回以爲心腹濱抑賢雋其
於仇讎有如至誠憂國以爲忠犯顏切諫以爲
直臣子常分也柄臣則以好異詆之設爲防禁
以杜天下欲言之口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
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爲學修身禦己以爲行士

大夫常事也。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爲標榜，以遏天下趨善之門。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矣。相煽成風，惟利是視，以慷慨敢言爲賣直，以循默謹畏爲當然，以清修自好爲不情，以頑頓亡恥爲得策。北伐之舉，宗社安危所繫也，雷同相從，如出一口。而爭之者不數人，胥史皂隸稍掘寸權，則輻湊其門，名義有不暇顧。流弊之極一至于此。今日改絃更張之初，臣謂當先破尚同之習，廣不諱之塗。朝政得失，俾臣下各盡所懷，而不以立異爲可厭，褒崇名檢，明示好尚。

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譽爲可疑則
士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務
疇先於此惟 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
勝至願

尋得
旨依

三

臣恭惟 陛下天資仁恕矜謹庶獄藹然有
祖宗之風真祈天永命之本也然臣竊觀四方
郡國之間猶有亡辜而致死有辜而逭刑者推
原其故豈非典獄之官未盡得其人乎蓋天下
之獄起於縣而成於州審訂其情而研覈其實

皆州郡獄官之責也。獄官而非其人，則委成於吏手，變亂於賕賂，何所不有？郡守不能盡知也，提點刑獄不能徧察也。繇是而上之朝，雖刑寺審詳之，憲部讞決之，淑問如皋陶，不過憑已成之案牘，少加攷閱焉耳。本原旣失，救之末流，何益哉？臣愚竊謂獄官之任，匪輕而獄官之選，未重。有如特奏之授，官胥史之補，官入粟之拜，官其間非亡材且能者，然榮進之路旣窮，苟且之念易啓。精明廉潔者常少，昏眊貪黷者常多。顧使居典獄之官，任民命之寄，臣未見其可也。且

一尉之微近制猶不容以特恩授而百里之宰
胥吏入粟之流未嘗得預其閒蓋以近民之官
當重其選也何獨於獄官而輕之哉臣願 陛
下念仁政之當先軫民命之至重明詔銓曹自
今差注獄官非進士任子歷官無過與關陞及
格之人不許充選其特恩雜流之見爲獄官者
委監司守臣擇人保奏兩易其任待闕未上者
改注他官治獄有稱者監司守臣條其實狀以
聞與量減舉主之數其贓污不法者令所屬按
劾重寘典憲蓋注授不輕則人知自重激勸有

方則人知自勉庶幾小大之獄必察以情所以
惠民生而召和氣非小補也儻臣言可采乞付
有司詳議施行

得旨送部
勘當尋施行

己巳四月上殿奏劄一

時爲校
書郎

臣寒遠書生至愚極陋去夏四月嘗因面對冒
貢瞽言陛下不以爲狂俯賜嘉納今者又獲
進瞻天光不於此時罄竭愚忠裨萬分一臣
實有臯臣聞董仲舒有言曰國家將有失道之
敗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自知省又出怪
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

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竊惟漢儒之言
天未有深切著明如仲舒者臣濫綴館職獲觀
太史所申邇日以來災眚荐至兩旬之間暴風
再起三月丙申都城雨雹越八日癸卯災惑失
次行入太微干犯執法己酉之夕留守掖門謹
告丁寧可謂至矣而蝗蝻餘孽浸浸復生 陛
下恭儉慈仁對越無愧而和氣未應答證端臻
臣愚無知未測其故意者上天仁愛昭示戒儆
欲使 陛下君臣之間思先格王所以正厥事
者乎臣敢條上四說惟 陛下財幸一日親正

人臣謹按漢初元二年正月暴風從西南來翼
奉以爲左右邪臣之驗延光二年三月大風拔
木史臣以爲親讒曲直不分之應今陛下登
崇耆哲褒顯忠良所謂讒邪萬無此理然臣竊
聽衆論或謂正人雖進用而委任未盡專小人
雖退斥而僥倖未盡棄名雖好忠而實則喜佞
故諫爭之塗尚狹忠鯁之氣未伸此災異所緣
而起也臣願陛下親近端良優容切直知賢
而任之則勿貳知邪而去之則勿疑然後政治
可興而天心可假矣二曰抑近倖臣聞之傳曰